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圭塘小藁卷六至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圭塘小藁卷六

元 許有壬 撰

記

懐坡樓記

天之篤生大才於斯世也其有意於世乎無意於世乎無意於世不生可也有意於世則亦扶植之使舉其任於天者施於世則為不徒生已而乃沮遏摧軋至窮躄

顦悴不斃之而不已者其亦有意乎豈瘁其躬而欲昌其道於天下屈之今而欲信其道於後世乎不若是而其道不昌不信乎惟其瘁之而後益昌屈之而後益信則吾一身有所不恤矣一身之不幸天下之幸也一時之不幸後世之幸也至於山川草木亦與有幸焉賢者之所至山若封而高水若濬而深景星慶雲之所燭春陽谷風之所及凡衣被其精光和氣者莫不孕秀發奇呈芳吐華以自異於尋常草木也况人之得於觀感者

乎蘇文忠公文章在天地間後世學者無所容喙尚論其平生忠義而迹其出處有不能不為之浩歎者焉進盡忠論秪以賈抗之倅詠歌庸言乃以媒黄之貶翰林駸駸乎用復出補外又兩入而出則惠州儋耳之謫遂終身矣其在朝廷始終不七八年倅守郡者十四年居貶所在道路者十二年臺獄之危殆如朝露夜碇漲海身厭毒厲所以摧軏者可謂極矣其自黄移汝也訪黄門公於筠道興國訪太守楊元素謁李仲覽識歲月

於壁宿石田驛南野人舍有詩仲覧力學精脩登元豐八年進士第築懐坡閣里社旁乾道間端尹王十朋作懐坡詩淳熈間郡守林仁厚始刻公詩若十朋諸詩於石置百疊樓下閣與樓廢石刻故在至元三年歲丁丑廬陵夏日孜為録事訪閣遺趾淪為民居請復於郡郡守佐賢從之直郡東富川門外作樓三間仍榜懐坡面勢之勝三則阻湖而環之皆山後抵於西萬屋櫛比竒峯疊嶂之錯峙琳宫梵宇之暎帶湖近而瀦水遠而逝

者莫不洞見經始戊寅十月落以明年四月廣隄而基固之以甓又為護隄植柳百株更閣曰樓猶昔百疊之意也夏君起家進士學道愛人非事土木務游觀者也懷公而有所興起焉昔公蒞止才七日風聲所被若歷年之浹洽所見楊元素李仲覽一二人而一郡之人均淑於今日遂使興國山川草木並聞於天下不泯於後世則黃五年惠僭六七年道路之所及忠義之所化光華之所賁至於今而未息者可勝紀哉所謂瘁其躬而

昌於天下屈於今而信於後世者其益信矣竊嘗妄意公作韓文公碑蓋亦以自道也其言所能者天所不能者人則文公之迹與公又大有相類者然文公自潮陽歸不出朝廷而卒於家公則間關萬死而幸得歸常席未煖而病遂不起此則又有甚於文公焉而其昌於天下信於後世者則二公等也夏君請記為述其槩俾郡之士皆有所興起焉若仲覽者將輩出矣登斯樓者勿徒為游觀而已也

雪齋書院記

天地淳渾樸厚之氣鍾於北自顥穹生民徜而未泄一旦若再開闢與物為春我國家龍興適丁其會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世祖皇帝以大聖之資膺君師之任德業之盛固由天縱亦惟一時命世大才相與扶植斯道有以繼天立極也斯道也何道也根於降衷見於實踐傳之而濟斯民者也三代而下道有晦明而其明也其本於經乎金源氏之有中土

雖以科舉取士名尚儒治不過場屋文字而道之大者
蓋漠如也天相斯文新安朱夫子出性理之學遂集大
成宇宙破裂南北不通中原學者不知有所謂四書也
宋行人有篋至燕者時有館伴使得之乃不以公於世
時出一論聞者竦異訝其有得也皇元啓運道復隆古
倡而鳴者則有雪齋姚公焉至大間先生之姪牧閣為
翰林承旨實握文柄家學益明孫堉由世賞踐歷有聲
今吏部侍郎昔守吾郡一日請曰子嘗長翰林寔今

太史吾祖之瑩牧閣巳銘之矣書院尚未有記予其勿

辭夫以牧閣之筆猶子之於諸父公之德業精覈詳盡

尚何庸贅而書院之記時未及也辭不獲爲書其槩公

諱樞字公茂營州柳城人後遷洛陽考諱仲宏贈太師

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謚惠靖子煒故榮祿大夫陝西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忠秉德佐治功臣光祿

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

國公謚文忠姪燧是爲牧閣燉僉江西湖東道提刑按

察司事公幼篤孝敬長力於學天賦既高濟以實力故
其成也大太宗擇筆且齊為教漢語文字俾楊中書惟
中監督公往依焉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上喜
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
中求儒道醫卜人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與之
言信奇士出所為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留帳
中一夕惟寢衣存求至水裔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
徒死無益遂還盡出程朱性理之書付公公得之躬行

實踐發明授徒北方經學盖自兹始伊囉斡齊行臺於燕諸侯競掊克入媚以公爲郎中必分及之一切拒絶携家來輝墾荒糞田誅茅爲堂置私廟奉祠四世中堂龕魯司冦容傍垂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象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板小學論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板四書田尚書板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又以小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活板與近思録東萊經史論説諸書散之四

方時魯齋許公在魏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魯齋聽公言議正粹遂造蘇門盡録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魯齋盡室來輝相依以居卒為大儒牧闇銘謂公所梯接云世祖在潛邸歲庚戌遣平章趙壁來徵既至大喜時召與公語公見上可大有為乃盡平生所學為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

國平天下之大經彚爲八目次及救時之弊爲三十條
疏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上竒其才由是
動必見詢且使授太子經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薫
陶德性壬子受命征大理至寮遜諾爾夜宴羣下公陳
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
未嘗戮一人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吾能爲
之公賀曰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師及城飭公盡裂橐
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

一錢者上駐六盤公疾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公言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上親臨觀又言臣宣撫東平閱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揚庸選孔顔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盡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

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㡬久不致崩壞皆從之上嘗令公料李璮之反公對曰使璮乗吾北征留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爾上曰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後如其料王文統伏誅西域人群言回回維時盜國錢未若秀才敢為反逆上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姚公茂言王文統學術不純他日必反秀才豈盡皆斯人襄陽

下議大舉公奏如求大將非同知樞密院事巴延不可及巴延陛辭敕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此皆公自潛邸時有以啓沃而簡在帝心也既濟江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之詔兵不踰時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無一城不降降城四壁外縣邑丘墟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

臨安未肯輕下葢懼吾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宜遣官專輔巴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上皆從之公自名居左右不去側者二十年中統元年拜東平宣撫使明年拜太子太師辭不受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五年出僉河南行省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薨於京師壽七十八歲士大夫哭祭如失親戚葬輝州蘇山之陽成宗朝加贈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謚文獻至正七年監察御史言雪齋姚先生當世祖龍潛之時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佐立萬世無疆之基所以闡明道學其功大矣聖朝以魯齋許文公從祀孔廟覃懷又立書院先生首唱道學輝州講道之地宜立書院設山長以淑諸人廟堂題之令教養不弛堉經葺惟謹公事業滿天下妝閣之銘備矣而大節在首唱經學闡明斯道記立書院故凡有關於斯道者尤致詳焉世言儒者不知兵盖兵在擇將若淮安

王平宋之功跨軼今古公之薦也將貴料敵若公之料李壇古名將不是過受命征大理首陳曹彬不殺至下臨安始終此論開屯淮蜀勸農關中固已合幅員而混於一矣某因記書院而竊有感於今者故雖妝閣已書而復及之非贅也是皆開國大功源於道學而其流發見之尤較著者也誠以斯道之明君臣端拱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一指顧之頃爾士子之學於斯者一誦是記知公事業之大必推其所以致此者則其爲學也至

矣道學豈空言而已哉

魯齋書院記

至正乙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李守仁言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爲我元儒宗從祀孔子廟庭而覃懷先生之鄉大德間鄉人王紀作祠廟學西偏卑隘弗稱昔濂溪爲南昌丞宗濂㴱設況道州其鄉乎覃懷猶道州也故中書聽永額爲書院校職屢更祠則仍舊歲久且壓守臣嘗請郡巽隅地構築未報宜亟作以副書院

名是牘上報可之符始下先生孫今河南道肅政廉訪使從宣入其宅地爽塏夷曠過請地判官馮祺經始石國英代之同知李守敬輩一乃心力市材庀徒成祠而奉遷焉前為兩序後為講堂東西有齋峙以重門繚以周垣西偏作屋以居校職神居有嚴講授有地書院之名實副矣伻來屬記有壬昔長中書左右司陪先生子右轄公師敬時聞過庭餘論且讀遺書亦私淑者也義不敢辭夫道統在天地間由開闢迄今日未嘗一日斷

絕明晦有時爾接而明之其人乎孟子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亦舉其槩爾孟子後千四百年始得二程夫子天祐我元俾道統之傳亟有所屬朱子卒才八年而先生際興王之昌運得正學之真傳接道統以淑來世任斯道以覺斯民非天意有屬而能然乎舉而措諸事業若時務五事其槩也嗚呼中統至元之盛有隆古之所不及而有志之士竊有感焉者何哉孟子距楊墨韓子謂功不在禹下程子興起斯文其要

在辨異端闢邪説先生之立朝也當艮始萬物之際正始以理萬事端本以暢百支則其時也乃有申韓邪説雜騖於中其言甘而易入其功早而易著舉世倀倀以為開物成務如斯而已當時辯而闢之者其有所自也卒之正言以驗正道以明使踵之者知其不容於正途懲塞其將來蓋攘斥之功出於平居講明聖學辨别邪説之有素也其有功於世大矣世徒知道統之有在而不知所以羽翼夫道統者又有在焉至大庚戌集賢大

學士姚公燧作祠堂記猶以未升從祀天靳築室為言
皇慶癸丑始從西臺侍御史趙世延請暨宋九儒升從
祀建書院京兆記則翰林學士承旨程公鉅夫筆也元
統乙亥皇上勑翰林學士歐陽玄為神道碑與夫制誥
賛誄記銘推明道統之所在者至矣有壬晚學謏聞無
所容喙矣竊惟先生之道在人心夫何遠邇之有間天
下從祀感觸之機大矣懷之人固囿其中而猶屑屑鄉
里者豈不以鄉里視天下其感觸之機又有捷於抱鼓

者焉王烈居鄉爭田者望廬而反陽城居晉鄙薫其德而善良幾千人况道德度越二人者乎懷之士過先生之祠有不惕然而興者乎昔先生之教育懷孟也制詞有曰再令董子惟前有傳受之弟子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有士於懷之士有望焉

馮氏書堂記

君子為善窮則獨達則兼獨若隘不得已也兼則同於人聖人之心也地有不同亦安所遇爾士有不至於窮

而亦未至於達者其在二者之間乎善足及人而心足自慊抑亦愈於獨善也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夫分人以財有時而匱則亦小惠爾教人以善利益無窮豈解衣推食所能彷彿萬一哉許下馮夢周士可買書千卷構堂蓄之以待里之不能有書者為之約曰凡假者恣所取記其名若書目讀竟則歸而銷其籍損者不責償不歸者遂與之以激其後缺者隨補之士可之言曰夢周幼失怙育於兄早從鉛槧就令

自力於學而迫貧禄仕沐闕不可解也茲欲懲吾盲而欲人之察秋毫也懲吾聵而欲人之聞蟻鬭也有不教之恐里之不悉而約之或渝也嗟夫事有用力小而及人大者人每委於不知而知者安於不為士可此舉可謂忠矣其及人之善庸有既乎昔王充閲市遂通衆流李邕假直秘書而為名家古人困於無書而自力如此豈有具而待之者耶士生非通都大邑富者書不皆有况貧者乎美才在所不乏坐是困戹在士可里者何其

韋歟且假粟帛者既靡獘矣營而歸之勞且費也書則不然淺則擷其華以為文章深而酌其源以蓄道德舉其帙而歸之固無恙也里之士豈有憚而不假者乎士可歷官八品辟湖廣省掾它日位通顯其為善不又有大於是者乎兄士啓今湖南宣慰副使覲其誌母壙述家譜人可知已他日里之士皭皭輩出不愧二難其亦知所自乎

圭塘小藁卷六

圭塘小藁卷七

元 許有壬 撰

記

彰徳路創建鯨背橋記

聖朝既平宋經畫遐邇大都小邑枝䟽脉貫際天所覆猶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遷水浮陸馳舟格梁濟荒陬僻壤無遠不達猶氣血周流百骸用康一或壅塞

則身爲之病矣故橋梁若道路路若府州縣皆專官董之歲時廵行而察其廢脩此朝廷著令示爲政之先務也彰徳實古相河亶甲所居禹貢冀州之域也世有廢興邑有改徙而山川之流峙形勢之雄偉津途之要衝有不得而變者焉我朝爲路路則令制而名則昉自石晉宋若金皆因之郡直孔道驛傳靡屨歷涉尤劇郡北四里洹水所經夏秋受西山萬壑之流奔横駃悍滅防齧涘蕩然四隘官舟濟人而要需阻尼上睏下淖負挈

奔渡擠排蹴蹋輿漏中流惴惴及溺水涸作橋因肆掊
歛聚良用惡薄覆弱揩行者杌隉莫不股慄歲一脩拆
民大有輸締構之用百才一二蠹財病民不知其幾年
矣西域荀公凱霖嘗監安陽縣位卑力小有志未就余
待罪中書適赴調京師嘗語及是慨然曰使不武長郡
必作石橋余既縱史之且語之曰果成予為若記俄陞
路達嚕噶齊至元二年歲丙子春莅事首號於庭曰洹
橋病民耄倪具知為永逸計非石不可且嘗請諸冬官

冬官可之總管馮公思温繼至同知阿拉克判官穆尔展暨幕屬諸君莫不協恭賛畫乃相舊渡沙深水闊柢難為植蔬鑿引水人用重勞東一里水碹廢渠土性堅良面勢惟允基是締構事半功倍相距幾舉武後先幾年莫有迹者目力一及若發蔀物出莫不躍然以喜地為天寧寺業世不可牟也乃召其徒以其法語之曰佛以慈航濟渡故凡世之弘益於人者多若輩為之且聞有所謂八福田者若橋梁居其一焉則是役也若輩宜

為之況而地乎惟其力之有不及也其亦難强於而哉
誠指此地吾有司自為之福田利益其亦肇基於若乎
師徒聞之聚而謀曰是誠吾徒之當為而不能為有為
者出尺寸地尚可靳乎相與署券入官約又不畔既得
地以府帑贏息募工購財惟石之用以尺計者數餘二
萬攻琢輸輓費勞實繁得石水冶近而易致盖昔産地
也甓灰鐵鋌靡不具集安陽縣尹趙時敏實集其材𫉬
董其役恪共朝夕用底於成經始丁丑二月凡四閱月

而建其狭未廣而淺未濬甲未堙而防未堅者明年夏始克訖功其長亘十五尋碇基於淵兩端礒岸中作三墩析水為四而鋭其西以劈水怒四環順列一脊穹起植欄兩翼其廣可以行四車凡材假於民直有未歸者馮公入為刑部侍郎總管杜公德遠適來乃共發帑悉酬之予得請歸二公率其屬請曰橋之成國家之福民庶之力而適歸而身履之昔之言今其酬哉予亦昔之冬履危而夏冐險者也紀功示後記宜為也况有言

可食乎天下之事成於有志一僧子然而出儲無宿舂植一標於荆蓁瓦礫之場而萬間金碧不日突起矣天下之橋以雄偉名者多其徒為之孰有僭天子之爵操得致之柄而反不彼若哉愚者不能黷者不為也其或勵志率作而同僚嫉之上官撝之自非先之以定見守之以定力奮不顧流議而勇於必為者鮮有濟焉初是役之興有言韓忠獻三守相凡渠水之利莫不脩復使橋可作則必先矣蓋不可作也殊不知古人盜亦有不

及為而後人為之者未聞古人事事盡為而後人無一可為者也昔杜預起建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以為殷周所都經聖賢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則知古人之立事亦未免譏於浮議而成於定力也噫作者之難若是俾其功勿壞而施於無窮則有望於繼者焉既為記之又采輿人之謡為之頌曰

洹水溡溡載伏載流始於濫觴俄而勝舟胡為悍肆奔

騰喧豗揚爲驚濤激於埼堆伻馳孔殷商途攸出乘危
将墜濟險處覆歲狃日偷安斯匪今孰急其病而疢其
心豈無徒杠亦有輿梁朘民之膏視爲故常膏朘靡恤
事功奚益枯株槁壞載胥及溺乃有長人職思其忠心
匪石轉詢謀復同浮言譊譊謂古有賢而不此作豈昧
於前我不爾咎爾亦匪誣我病誠切孰興孰除千夫運
斤山石爲竭曽不逾時横空巀嶭鱗集櫛比堅猶纍玉
蜿蜿龍卧岧岧雲矗昔也江海今而堂閨傴僂絡繹晝

提夜携凡令之人盡究所適旦播未周夕求其實有為
遠處人即迂之惟畧近效久大可期繼今有位勿怠其
成水厭横流岸虞善崩洹水浟浟頌聲洋洋百世而下
於戲不忘

陜西行中書省題名記

至正丙戌冬陜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多岱公合其寮
寀移書有士曰吾省據要重以控西北南三陲者八十
五年矣昔保釐長貳若廉希憲商挺薩達克齊皆蔚為

名臣而無託以徵及今亟求已不可得乃斷自後至元元年得若干員刻之石識往行最後繼敢以屬予有壬惟陝西當天下一面名雖數更地之雄劇則古今不異也我元天造立宣撫司以養以治中統三年始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至元二十三年朝議分省四川咨荅轉滞改陝西行省而四川自為省矣中更王相府宣慰司者一尚書省者二尋復其舊此其大較也世皇宏規遠模立中書省總於中分省釐於外行省遵成憲以治所屬

決大獄質疑事皆中書報可而後行則為行省若甚易者然地之所直有險易則任之所寄有重輕矣秦地形勝之雄建瓴東夏分鎮夾輔宗子維城臣工旬宣實任其重中統初廉希憲為宣撫商挺副之同寅行省事治難為易繼以薩達克齊之賢山川之險適足以固吾之國故地之險夷視人愚哲朝廷慎簡宜何如哉則是保釐長貳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此不容泯此所以有待於題名俾後世得以指議也國家百年來法令明備遵

之者福戾之者罰若殛隨所戾而至孰敢不畏然人情有玩於法狃於習而不知畏者於是法有所不行矣而其本然之善則未嘗泯可觴之機則未嘗息題名一刻俾一見之頃知某之為善使人歆慕若是我獨不能效之耶某之為惡使人嗤唾若是我獨不能戒之耶用是為政豈特為法之一助而弭惡遷善蓋有出於法之外者焉尚論古之人由周而來著績斯土者軌躅相接遡聽風聲皆吾師也若夫德於人而未忘迹於事而未熄率

爾踵武其文正乎平章而暨諸公竭誠踵武罔俾專美矣斯石之刻又與人為善於無窮焉後之來者知其名之必列於斯也可不畏乎虛其石以待之

晉寧路鄉賢祠堂記

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弛聖人不急也禮則不待親炙而有得於私淑者已惟其不得於親炙也世之君子汲汲有事於前脩往行者所以寓淑人之機焉古鄉先生沒而祭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悅而誠服者

其秩於祭宜哉世遠禮墜著於令有不舉者況咸秩無文乎然其廢舉亦視所遇何如人爾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卿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夫則就而謀之又卿大夫飲國中賢者諸侯卿大夫猶能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牧守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沒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間有矣晉寧在河東為古今名郡廟學罹地震仆而復建講堂西四賢堂故基獨蕪蔵不

治令總管仇侯理埜舉墜劭農敦學歲復告豐治捷桴鼓顧瞻隙地慨然捐俸金倡僚屬而復爲堂焉經始至正二年孟春迄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主以祭前國子司業王君走書京師請記於愚愚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物之所以育者道也道之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在聖而其寄在賢或晦或明或絶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大抵先王承天之道所以維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目有五而祭

統乎吉然而公於天下者先聖先師是也有尊於一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道被於天下也尊於一鄉者道之所著莫先於鄉而鄉人之所感視衆人為尤易由是而國而天下矣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況為聖人之學者乎晉當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遠之意俗美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不同而位之顯晦亦異要其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寄者若隋文中子唐

裴文忠公宋司馬文正公其出處勲德爲如何他如裴
弘忠趙元振之相業陽元宗司空表聖之節操趙伯循
孫明復之經術與夫金源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
世而軌俗其風足以廉頑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
人不待親炙而有得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
爲晉人沒爲晉神其秩於祭宜也然其中有從祀孔廟
而又班之斯堂何哉從祀公於天下者也斯堂專於一
鄉者也使薫德而善良者益寓其没世不忘之思非黷

也昔魏杜畿為河東大守開置學官執經教授郡中化之以多儒聞其功不在蜀文翁閩常衮下而未聞有祠令舉而祀之可也夫以陶唐之故墟際皇元之嘉會魁奇材德之生葢鼎鼎也明其晦續其絶廓聖人之學而任斯道之寄者豈無其人又有嗣而秩之者已侯燕人名濟字公度化民有禮其杜畿之流乎司業名士元字善甫則郡人也

龍德宫記

天水云涸金源告竭天一之真脉渾朔方混爲慶元流
澤萬世我太祖聖武皇帝盛德啟運爲民立極維時佐
命皆不世出之才足以輔成大業而上聖識慮超越規
摹弘遠惟績易凝惟道務至非博大至人曷賛元化闡
寧海崑崙山丘公其人也遣近臣劉仲禄自奈蠻國即
其地徵之公知天命之不可違化機之不可失絶宋金
使幣幡然應詔跋涉數萬里見上於西域雪山帳殿言
修身治國撫民止殺之道大契天心東歸居燕之太極

宮後因其號易名大長春宮賜冠服金印掌全真大教
是爲長春真人全真者恬澹無爲全其本真其學倡於
其師重陽真君至是玄風播而道化行徒衆盛而宮觀
興矣長春法系之弟曰太古真人郝公太古傳盤山真
人王公歲乙未長春以汴之重陽觀實真君昇舉之地
命盤山入汴主之肇建大朝元宮構築規制之大甲江
北諸宮觀丞相史公以龍德亦古名地請盤山並主之
構殿熙春閣基之前扁無極以奉三清與朝元遂爲宗

屬龍德宋同樂園道君既禪之所居地直乾位故爲是名有十洲三島亭臺樓觀極土木之侈居無何而北矣宋南渡爲道宫馴至今日文醇德懿知常翊教大真人姬公既襲教積儉儲贏以待後用至元丙子虛玄應物通真道人李公命宫主高志和陳道祥即熙春閣基建通明殿以奉昊天上帝營東西廡以庇其徒貤至崇玄誠德洞陽真人徐公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司公俱以善繼見稱八傳而至通玄文德虛逸真人王公公名

德衡天均其自號也述事尤力闕者備之敝者新之秩秩就緒矣爰自乙未構築丙子增建且百二十年或創或葺厥惟艱哉天均念祖師經始之難前輩繼承之勤不勒之石曷暢玄風曷永教事命提點陳道新狀其故絕河來請有士惟老子著書五千餘言道德之意後之紬之者甚也謂五經不如其約者亦非也蘇黃門謂天下無二道所以治人則異聖人中心行道不毀世法然後可耳蓋言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水食淈飲心

存至道以之治世則不可也坡公見其經觧有言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不惟不絀而深有取焉盖公言治道貴清静本老子之旨也漢文景而後為治者多宗之所以絀之者以其獨善而不兼也若長春之遇太祖言修身治國撫民止殺由身而國知所本矣當草昧用武視民草芥之時而以撫民止殺為先其為兼也不亦大乎其有得於以道佐人主律兵不祥之旨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天下定於一不嗜殺人者能一

之長春之言又有契馬坡公所謂孔老為一者非牽合
也即其書究之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輔佐帝
王舍長春之言皆去道矣其因是宫道君之居而有稽
焉宋自太宗建太平上清太一宫祥符竆極土木崇觀
間道經設博士躋史漢列傳之次崇奉之道可謂極矣
而其效漠然者非道之過不知道之過也我太祖皇帝
用長春之言開萬億年太平之基此其所以為道也既
為叙次其師先之槩終以道之大者使學道之徒知道

之在此而不在彼嗣者知所以教不徒構築像事而已焉則祖師之道不失其傳矣

上清儲祥宮記

勝國之崇事玄教也導原於端拱懷襄於祥符崇政土木之跡可徵焉汴朝元宮通玄文德虛逸真人天均王公屬記上清儲祥宮屢仟不倦乃徵其跡而敘之宮始太宗作於朝陽門外不五十年而火以其地為禁軍營監察御史裏行包拯上疏請勿脩故也又三十七年復

事脩建歷十三年而後成盖元祐六年也翰林學士承
旨蘇公作碑未幾誣以失實毀之令蔡京别撰金源氏
復葺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有文歲壬辰天兵下汴宫
觀僅存師徒觧散時全真之教方興長春丘公起海濱
至西域見太祖皇帝論治道以修身治國撫民止殺為
對上大悅命史録之長春法系之弟太古郝公太古傳
栖雲王公長春以汴重陽觀故基實主教重陽真君昇
化之地命栖雲主之營建幾三十年是為朝元宫丞相

史公復請兼主太一上清龍德諸宮觀事惟上清為潦水所圮規制宏闊力不能復命臣提點者購地於惠和坊為畝六十撤故宮材崇三清之殿於前次列真之宇於後神門壇壝左右雲堂四周接屋餘百楹雖非其地而名不泯也泰定三年虛白文逸明德真人天游孫公以故宮之基石刻故在不可終廢命提點純素清逸大師黄道真從事脩復道真殫力承命遂成三殿尊玄元聖像於前奉棲雲祖師於後翼以齋序繚以周垣庖庴塲

圃所資悉備視舊規雖有逕庭而存古脩廢功亦懋哉
愚嘗記龍德宮言道之在此而不在彼者悉矣茲因天
均之請推太宗之初意且讀蘇蔡之文而重有感焉太
宗意在清靜無擾讀道德經慕其所趣詔近臣曰虛靜
致治老氏之深旨也無為之道當力行之斯言果踐其
有契於老氏之旨矣蘇公謂道家者流本黄老以清靜
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秦漢以
來始用方士言飛仙變化之術丹藥小技皆歸於道然

黄老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脩其本而末自應可謂盡善盡美矣京之言則謂宫在國東為震為春為仁於應為子孫太宗作宫子孫衆多篤生真宗受封國者八王火於仁宗再造於神宗亦子孫衆多受封國者九王葢因方士言宫之所在為國家子孫之地故太宗神宗多男火於慶歴不事脩復故仁宗卒以無子京雖不訟言之而其意實在是也斯言不幾於法巫醫史之説乎即二文之去取有以見宋之不能國也甞論宋三百年

道學之明家法之正人才之多文物之盛三代而下無與倫匹至於崇玄虛攻土木不能無議焉是宮丁世變之後繼其教者易地作新且復其舊天均增其未完葺其已獘不煩縣官服勤致用可謂能已後之嗣者尚泝老氏之㫖以繼列師之志則玄教不患不興玄教興則祠宇不患不復是為記

歸來亭記

南湖書院山長黄揆景陽奉考若妣誌銘請曰揆上世

豫章豐城人祿廹養不敢擇問闗奉二親走冷職而後不一紀皆棄養以逝傷哉乎貧而不能從先塋也欲有待而恐後之不可知也得地武陵新安原吾先子葬焉吾母祔焉地若無悔惟狐死丘首用戚戚不自安作廬墓左扁曰歸來庶幾見吾親而致吾區區之心也久於亭而可訓諸後者子其哀之予不幸為永感人而重有感於景陽也古者人始終升屋號皋某復者招雖不復不以為具禮也然一時而已斯亭之作其復之終身乎

孝子不死其親親之出也暮則必歸雖遠而異方久而歷時亦無不歸也侯門牽衣迎慰之樂為何如今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望望皇皇如慕如疑未信吾親遠逝而不歸而必欲見之於斯亭也亭之構在窐木間雨露濡縈風霜變枯四時倏更景物隨化觸目之頃有不思其親者乎朝而侯夕而侯歷歲時終吾身而侯僾然愾然有不見其親者乎昔太公封營丘五世皆反葬於周士去國曰柰何去墳墓也古人

重是尚已延陵季子葬於嬴博孔子乃以為合禮者禮之變也士大夫汗漫四方不羈於貧則家於仕欲有待而馴至不葬者可忍言哉景陽是舉其亦合於禮之變乎或謂古不墓祭而主有家斯亭果歸來乎噫精誠在天地無往不達親於子一氣耳子所在親固在也又豈知地之異哉彼有誣兆域訹風水委親幾千百里要利於冥漠不可致詰之中而或馴至不葬者又士所不齒也考諱泳涯號厓翁以文行名妣徐有懿德景陽廬墓

芝生於亭天道章矣抑孝有大者亭不與焉導豐城之
慶源發厓翁之幽光不獨歸來是亭而冐構所在無乎
不在也既為記之且為迎送曲以益其思而致其歸來
之至情焉其辭曰
翁昔來兮豐城御泠風兮息武陵挂之山兮逶迤翁樂
遊兮遂忘歸翁飄忽兮焉往煙霞含悽兮林壑誰賞山
之阿兮松如雲山下有屋兮屋有人思翁音容兮在天
在淵望翁軒車兮心裂目穿翁之歸來兮淚柏已枯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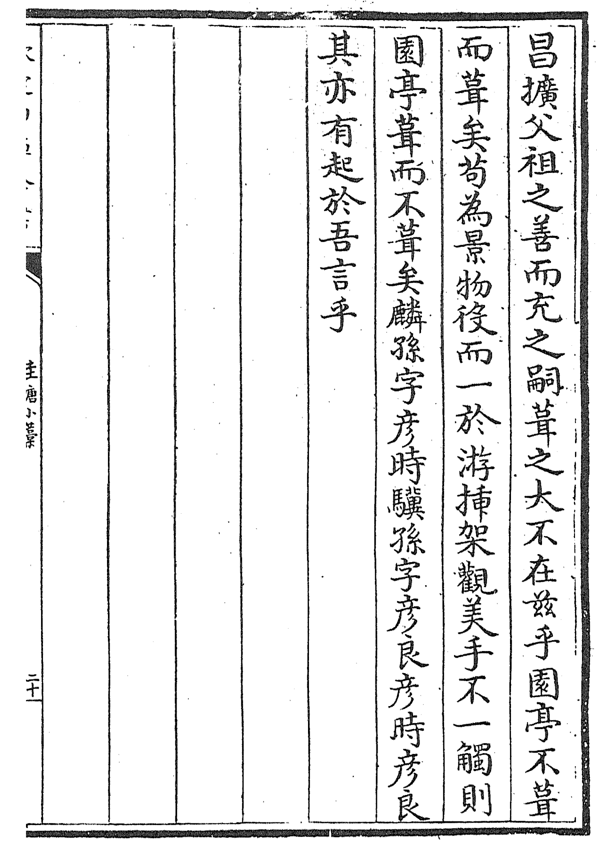
之不來兮俟與死俱心終古兮不死期石爛兮翁必至春方雨兮秋必霜我寤或憊兮我寐不忘人生有親兮駟隙非駛比望其歸兮盍慎其始

廖氏園亭記

予蚤聞淥江廖為右族莫徵其實同年揚全州廷鎮亦居淥相從游衡山舟中語廖始悉且諗予曰廖有奉先堂虞侍講伯生為記而記其世緣者則吾同年歐陽侍講原功也其園亭之勝實冠一州表其勝則有待於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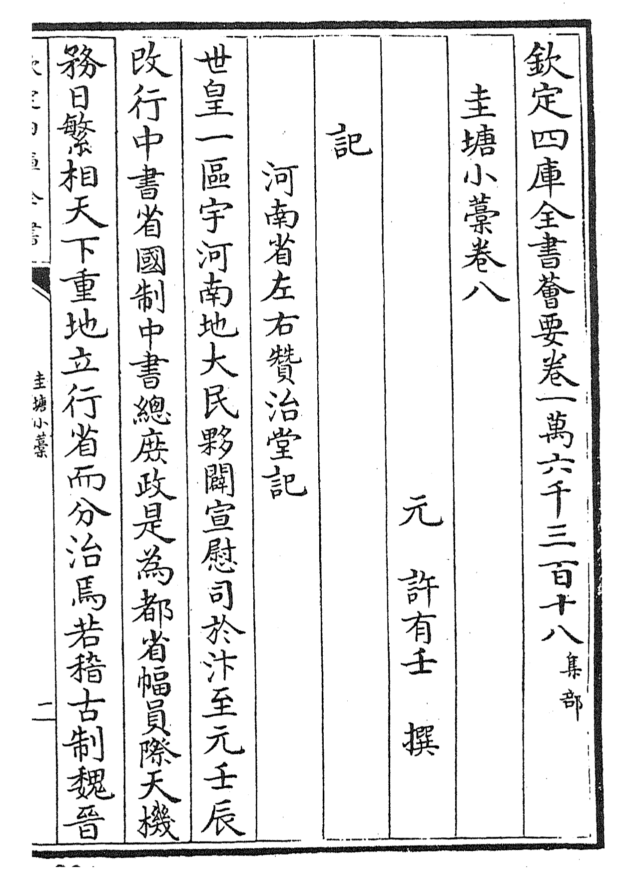
子焉予惟廷鎮文軋虞歐居且與廖同里其誰宜為辭不獲即耳諸廷鎮者述其槩廖世積善曰應龍雲祥甫國初為宜山縣簿尉弃之歸力於行義多子而耆年幼子興元字晉福克世其業規郭西之山為園亭年甫四十而卒二子麟孫驥孫嗣葺有加精舍曰淥西庋書籍也亭曰青山流水之間者據其勝也曰山間四時者著其倫也曰秀野者得其廣也曰流觴曰梯雲曰翼然者紀其用而表其高出也泉出山峽貫其中導而為澗瀦

而為池花卉風物之芳潤泉實為之渌之治為醴陵始邑也户繁而州居渌水之陽渌水東来環州而北西山峙其右盖一州之勝萃於西山而西山之勝萃於廖氏園亭此其大較也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之為詳是記不幾喻日以鉦而或以聲為日哉然未見者地也可見者理也宜山位不究施有達官不及晉福天不引年有子繼志為善之徵不亦顯哉予因有以告二子焉園亭游息地也而精舍有書可藏脩焉張弛有時我學用



昌攟父祖之善而充之嗣葺之大不在玆乎園亭不葺
而葺矣苟為景物役而一於游捶架觀美乎不一觸則
園亭葺而不葺矣麟孫字彥時驥孫字彥良彥時彥良
其亦有起於吾言乎

圭塘小藁卷七



圭塘小藁卷八

元 許有壬 撰

記

河南省左右贊治堂記

世皇一區宇河南地大民夥闢宣慰司於汴至元壬辰改行中書省國制中書總庶政是為都省幅員際天機務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晉

有行臺齊隋所管置外州稱行臺尚書省唐以諸道事繁准齊分置令行省其遺制也官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叅知政事丞相則設置不常佐幕有左右司都省分為二行省則合為一設郎中員外郎都事各二員一省贊畫賴焉左右司名昉乎隋唐改郎中為左右承務趙宋尤重董正六曹彌綸省闥紀綱百司舉正文書之稽失非昔知臺閣故事不在茲選我朝簡擇尤慎内外不殊由是而至執政者班班可紀河南佐幕往者不可悉考

今則刑部郎中觀音諾尔員外郎托音陜西省郎中趙中為郎中宣文閣鑒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哈喇圖汴梁路治中拜特穆爾南臺監察御史范勿為員外郎上都留守司都事圖們哈雅撿技官羅吉董守成為都事朝議以用兵供億而溢其員也其堂舊無扁都事田腹入為禮部郎中請於承吉歐陽公扁曰贊治吉走書相下請記不果作及來承乏鞅掌倥偬亦不暇作一日謁詔使汴梁府署密邇省治有閤道可以往適過所謂贊治

堂者憩焉吉輩請曰記久未得茲躬履其地其有時乎乃爲之說曰字書訓贊曰佐曰助平時之治且資佐助在今日宜何如簿領鉤稽其常職也非贊也贊亦有說乎上官之曲而其直之下情之隱而其豁之刑獄之濫而其平之財粟之出而其節之逃亡未復復不遂農疆域多戍戍不知兵移病流斃萃於省垣治之不力迤邐顛危而扶而持竭誠殫智治效有不著乎且稱人之美亦曰贊世蓋有好諛而樂受欺者苟贊其美不救其惡

治何望馬抑昔人有言上策莫如自治斯言雖為它設敢斷章為諸君獻惟自治而後有以贊吾之治斯不負堂扁矣

公生明堂記

彰德屬州曰林俗淳訟寂號易治且山水可適高唐孫君徹辰圖由中書直省舍人來倅是州上官與其能小民安其政山水之適則未遑也州治西北有公明亭圮廢已久金承安間朱㶚記文石刻故在一日孫君泊其

守若僚請曰亭故游息地今不能復其扁則可取然不若用其全句之該也因書公生明三字揭之州堂日視以為儆予喜為書之既又請抒其義以發其蔀請亟而切乃為之說曰公之為義大矣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黃帝之治天下語其輔佐亦曰公而不阿而已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懐說者謂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懐服矣則是公之為用通三才而一之自天子以至於嗇夫板尹不

可須臾離者也人稟天地之中以生具衆理應萬事者心也虛靈洞澈無物不燭一蔽於私蒙昧昏錯而其本然全體固自若也茍卿於是立公生明之說啟人至矣蓋公也者無私之謂也無私則淨淨則明明則如鑑照物妍媸黑白舉無遁形明也者公之發見者也而所謂生者謂有此公即有此明猶播種於地而必出焉以之扁堂觸目儆省而又克己復禮以立其體應事接物以適其用不徼名以為公不任數以為明一毫私欲無自

而入理之微地之遠莫不瞭然在吾目中尚何覆瞹之有哉若夫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茍卿所謂公士者諸君得之矣推公生明之極致尊君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將不進為通士乎諸君其勉之

彰德路同知林州事孫丞事去思之碑

士一命可行志至哉言乎夫士之仕崇卑不必校也顧所行何如耳不屑下僚謂必長而後可以行吾志亦固

矣夫苟吾行是地雖貳長能尼之乎苟吾行非地雖長貳獨不能尼之乎若夫挾長以陵駕其貳者固有之為之貳者亦盡其誠而已果盡其誠信及豚魚人有不孚者乎且利人澤物君子之志好徳惡仇齊民之性君子因人之性行已之志凡吾之得為者盡為之其為利澤多矣尚何崇卑之校哉彼以州縣為徒勞者又不知聖人抱關擊柝雖賤必敬之義也至正戊子秋高唐孫君由中書直省舍人來倅林州期月而頌聲作三年而一

致者老佐義揚顯牛恒善輩請曰孫侯惠吾林不一即
人共知者若始至謁廟學易神門植松栢甓垣墉造禮
器拓門徑奬勵學子急先務而知所本矣農桑文具躬
責其實胥隷煩擾盡汰其冗善惡有籍使人自格寃貸
鑊葉宿弊尤劇刮而去之除李玉地虛稅十五家之害
實惠民局使病者得藥言夏稅納府病民而聽納於州
唐宋糧輸運勞遠而聽輸於府皆實惠切民今終更去
矣將刻之石以永我林民之思且知公亦嘉其善辭必

不靳敢跡其實以請子衰病雖深居而吏吾父母之邦者獨不置涇渭胃中邪去年麥疸秋雨復傷穀今春大饑有鬻子女不售而棄之者府始告饑法預告災後聽告饑吾府未嘗告災而擻君馳傳請賑省部難之君哀訴廟堂極力營度委曲百折而後得請使它使往旣局於法人復懦縮吾郡一州三縣一司之民有斃而巳今孫君之惠不專其州而三縣一司之民舉受其惠是可書而可頌也昔有在官無當時譽去後人思者況有當時

譽而去後人復思者乎世之去官而詬民不已知者民非不知也感之者未至耳觀林民之知孫君而又思之不能忘則世之校崇卑而詬民不已知者亦可自力矣孫君名徹辰圖字可臣讀書而施於政政有可觀者若是故樂為之書

彰德路儒學營脩記

彰德路儒學正燕九萬學録許中行貽書有壬曰九萬輩非才其何以承學事主領敦勸郡大夫是賴歲丁丑

秋監郡荀公以上丁祀近獻官行事待次有幕而玆薄帷裀几榻之需歳假於市不乾沒則禘敗之人用怨讟大非所以事神也乃命録事任允中董役作屋不浹日而東西建各五間祀永有次人永無撓矣明年五月又以廟門木朽不任啓閉仍命任允中撤而一新書閣之欹者正之周垣之缺者完之廟宮崇嚴士民改觀六月總管杜公始殿謁而塗墍剥落容光穿漏亟命安陽縣尹趙時敏墳其鏄圩其墜尚懼不容復作㒃塵爲板凡

四百方士子安昔之翫畀今之壓不敢小而略也敢請有壬聞而喜曰善有小乎祿其小不益勗其大者乎國制有司主學風紀勵其怠而天下主者視如其家一弊必脩一墜必舉者有幾蔑教典習故常身雖至而目不一顧者衆矣二公之善非闕其小矣而其大者可不勗哉詩人頌魯僖公能脩泮宫盖嘗三復其辭以意逆志而竊有說焉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

廣德心詩人因其能脩泮宮而頌之不言其脩而拳拳於德者其亦有深意乎敬明克明則上之人以身為教而進脩之功至矣推以覺人人是效而多士則又克廣是心充其所至皆去其舊染之汙矣大學明德新民之事也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其備於是哉泮宮諸侯之學也今列郡之學是已學之學者乃學孔子者也孔子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而見諸詩書易春秋者皆學者所當致力可階而升者也泮宮之詩明德之要其當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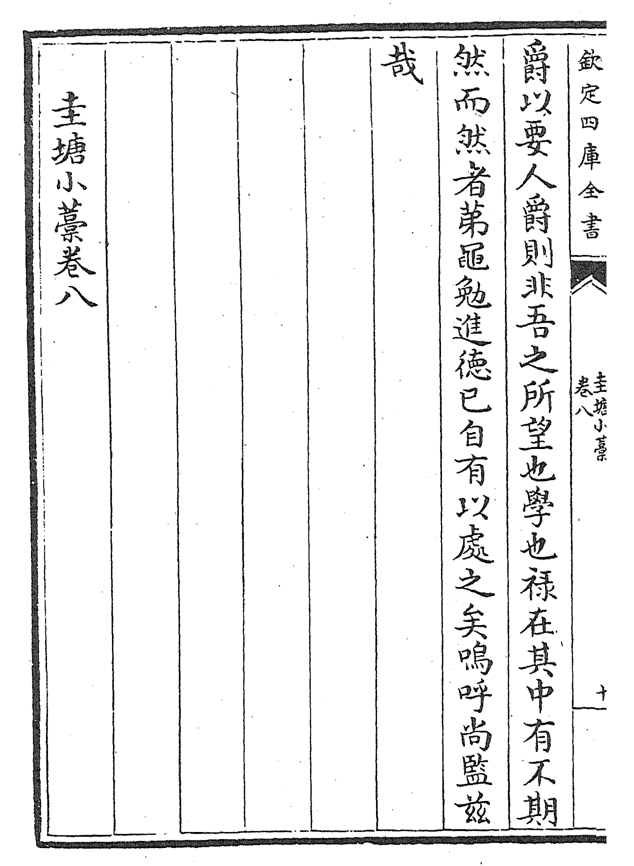
力之先者乎上以是為教則傳公不專美矣下以是為學非魯之多士乎不是之求而或詞華之是訓功利之是趨作為以干譽緣飾以適徑則雖高其閈閎廣舍萬間無益也相古名郡也宋則忠獻韓公興設有成金季兵燬國初興脩尋復隳圮至元六年己巳總管王遵重建繼之營脩者時有人焉惜其不得燕九萬翬褋之也省公名凱霖西域人杜公名德遠定興人二公之有志於學士之歸美其上可書也書頌也頌無規可乎其益勗其大者哉

遼山縣儒學記

遼山縣治萬山中平原什一岡陵坡坂壑闊殆徧而民亦多窶以故環數百里内矇不知學俗日以媮作縣者率以供資糧靡䕶為急於學校盖蔑如也延祐乙卯新河李行簡來尹是縣縣以附郡屬有事於州學營材董役李君力為居多既而慨然曰吾治雖下邑亦設學官以總鄉校而使之僦民屋為苟且計是大不可於是命工求木即韞務廢址構堂凡十二楹函丈位中四筵秩

秩師生有歸人得矜式教諭馮成終徵余辭記其實惟
天朝龍興列聖崇教天下郡邑莫不建學獨縣治之附
所屬者其為學則不一在江南則建設畢備越河而北
附路府者且不兩有而況於州乎今吾州二學廼獨克
備李君之力可知已遂呼其民而語之曰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禮義根於心非外至也特不
知學則物欲得以蔽之矣且人之於禮義猶饑之於食
寒之於衣雖有智者能饑不食寒不衣乎饑寒切身必

汲汲乎求其所以禦之者固無待於勸之也於禮義而不知求是猶甘饑寒而死不求所以禦之也朝廷崇學校設教官勸人以無待人勸者何哉誠不忍見其甘饑寒而死強聒勸其所以禦之者此聖人之仁也閩蜀蠻徼一變為華遼故中土人性亦猶昔也顧乃抗倥侗而走顓蒙者蓋以無啟之者也令而邑長推上意建學以居爾教官奉常職執經以淑爾其忍閩蜀之不若耶聞吾言必奮然有以自力矣若夫視學校為干祿地脩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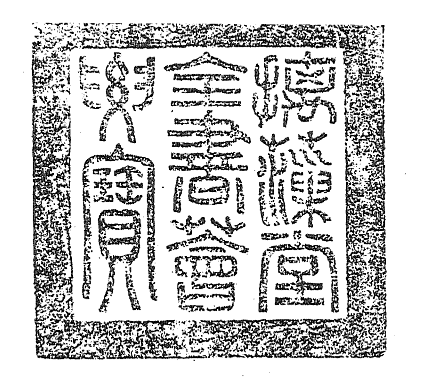


爵以要人爵則非吾之所望也學也祿在其中有不期然而然者弟黽勉進德已自有以處之矣嗚呼尚監茲哉

圭塘小藁卷八

謹按卷六第五頁後二行筆且齊舊作必闍赤子今改
六頁前一行伊囉斡齊舊作牙魯瓦赤今改　七頁
前四行察遜諾爾舊作曲先腦而今改　八頁後一
行巴延舊作伯顔今改後倣此
卷七第二頁前七行達囒噶齊舊作達魯花赤今改後
倣此　後一行阿拉克舊作阿藍又穆爾展舊作毛
剌真今改後倣此　五頁後六行多岱舊作朶朶今
改　後八行薩達克齊舊作賽典赤今改

卷八第二頁前一行觀音諾爾舊作觀音訥又托音舊作脫因今改 前二行哈喇圖舊作哈臨都今改 前三行拜特穆爾舊作伯帖木兒今改 前四行圖們哈雅舊作禿滿海牙今改 三頁前六行徹辰圖舊作徹徹篤今改後倣此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　墉

謄錄監生臣薛　翰